

# 悬河断想

涵  
流

年轻时读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觉得飘逸而豪迈。及至知道黄河是一条高挂在中华民族头顶之上的悬河时，才吓了一大跳。后来听说永定河的河床高于天安门、松花江高于哈尔滨时，这才明了为什么刚刚抗旱归来，一有春雨秋水便百万军民战大堤了。

然而这些本该“水往低处走”的江河为什么会扶摇直上成为悬河呢？有人认为是江河中的泥沙含量大。这些泥沙在历史的翻卷中层层叠叠地沉淀下来，于是便形成了悬河。我以为不是。因为有些河流中的水原本是很清的，比如松花江。

这些江河之水所以高悬在了我们头上，是因为缺少一种养育他们的行业——航运。自古以来，在九曲十八弯的黄河上行船，一直是凤毛麟角；永定河上的船运也是闻所未闻；松花江冰封八月难以行船；至于海河，电影中的小兵张嘎曾经梦想日本投降后，驾着火火轮去天津卫。及至海河遭到根治，嘎子的梦想变成了一枕黄粱。

纵观世界上的名河大川，凡是航运发达的，不仅不是悬河，反而充满了生机。养育了古老伦敦的泰晤士河，流域同我们的海河相同，但却构筑了世界第三大港汉堡的易北河，连接北美五大湖的圣劳伦斯河及美国的密西西比河；还有我们的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母亲河长江。我猜想，尼罗河和恒河准是地上河，而且老气横秋。因为那里的航运业也不发达。

在全球都在为可持续发展奔走呼号的今天，我想应当大力提倡行业生物链——通过行业间互促共荣，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比如航运业和疏浚业：由于航运业的发展，产生了疏浚业，而疏浚业的发展，又使得江河保持了顺畅其流的天然本性，反过来又促进航运业的发展。航运——疏浚——江河顺畅其流，这三者是互为链条的，相依而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航运业一经衰败，则疏浚业必定消亡。因为在与水相关的行业中，没有哪一个会像航运业那样，由于离不开疏浚业，而倾尽心力的去培育她，滋养她。而江河一旦离开疏浚，极易成为悬河，或者干涸而亡。建国以来，当我们为建起如织似锦的公路取代了古老的航运而倍感骄傲的时候，又有多少江河在我们手中干涸而亡：汾河亡了，海河亡了，滦河亡了。著名诗人李商隐的“玉玺无缘成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的锦句呈现了昔日大运河云帆蔽日的繁华景象。而今这条举世瞩目的大运河的一半已然消亡。养育了燕赵慷慨悲壮之士的萧萧易水也早已不在。曾经是奔腾呼啸的永定河，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戈壁滩一样的荒凉。望着裸露着黄沙、卵石的终年干涸的河床，有谁会想到那是一条流经我们首都的河而联想到北京的勃勃生机和悠远的文明？而孕育我们文明的母亲河——黄河，竟然断流了那么久，险些被从我们的版图上毁掉。得到的，我们已然得到了，而失去的，我们还会再有吗？

听说要在长江两岸修建高速公路，物畅其流，这是好事。又听说长江航运这几年很不景气，于是又担心起长江的疏浚业来。那高高在上的洪水和百万军民战大堤的场面总是浮现在眼前。长江若是没人疏浚，成为悬河江将比黄河更加可怕。愿长江上永远是千帆竞发，百舸争流。愿长江上的疏浚业永远的繁荣。愿长江之水永远不要高悬在我们的头顶之上。